



赤峰考古队田野工作报告之一

半支箭河中游 先秦时期遗址

国家文物局合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赤峰考古队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半文箫珂中游 光禄时期遗址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中国历史地理学百年纪念文集

赤峰考古队田野工作报告之一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国家文物局合组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赤峰考古队 编著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科学出版社

200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部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古代遗址的考古调查报告。书中刊布的 220 处遗址分布在 221 平方公里的地域内,年代范围从新石器至战国时代前后,其中大部分是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书中详细介绍了每处遗址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保存现状、分布范围、年代属性和所暴露的遗迹、遗物等情况,对了解赤峰地区古遗址分布特点、文化发展和人类活动,特别是研究该地区夏、商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解决古代遗址的保护问题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历史、古环境等方面研究的人员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赤峰考古队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赤峰考古队田野工作报告)

ISBN 7-03-010464-1

I. 半… II. 赤… III. 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赤峰市-先秦时代
IV. K878.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704 号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深圳美光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2 1/2 插页: 63

印数: 1—1 800 字数: 444 000

定价: 1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FIELDWORK REPORT OF THE CHIFENG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I)

PRE-QIN STAGE ARCHAEOLOGICAL SITES ALONG THE MIDDLE BANZHIJIAN RIVER

(WITH AN ENGLISH ABSTRACT)

Chifeng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nd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Organiz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Cultural Heritage

Science Press

2 0 0 2

序 一

张忠培

邓小平南巡讲话促成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热潮中，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文物保护、考古学科研究与教学，以及这三者的关系诸问题的思考。

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建设，无疑是个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促进了考古新发现，又使长期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遗存遭到急剧破坏。造成地下遗存被急剧破坏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城镇的建设，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地下遗存缺乏预知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缺乏预知，文物行政部门不能根据法规适时地确定地下遗存的保护区，建设规划部门得不到地下遗存分布的情况或数据，在这等情况下制定的城镇规划，往往涉及地下遗存分布丰富、甚或品质极高而需要予以保护的地区。这就造成城镇这类建设和文物保护的矛盾。对应这一矛盾的策略，就是贯彻“两重”、“两利”的原则，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在我看来，这仅是解决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矛盾弊中积极求利的办法。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靠了这一办法推进了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科的发展，取得的成果，在世界诸国的同类考古工作中是极为罕见的。同时，应如实地指出的是，实际工作中，要靠这弊中积极求利的办法，去实现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有利时，确实遇到了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显得更加突出。出于这些情况，我想在正在开发的地区，用这个弊中积极求利的办法，去做好文物保护和推进考古学研究的同时，抽出一部分人力、资金，在将来要开发的地区开展以文物保护为目标的考古工作，仔细地摸清地下文物的底数，依靠法规，确定一批不同级别的保护单位，作为有关部门未来制订建设开发规划必须遵循的依据。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推进考古学研究、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打主动战的办法。

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是什么关系，考古工作者为什么要切实做好地下遗存的保护工作呢？地下遗存包含的被人们忘却记忆的大量信息，是考古学发生、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我们既无人力，也无财力一下子将地下遗存揭示出来，将这源泉吸尽。同时，即使有这个人力和财力，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逼使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实践揭示这地下遗存的每一时代的考古学，都逃不脱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因此，无论是从客观实际，还是从主观愿望来看，考古工作者只有在做好考古学研究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才能形成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考古学只有在这良性循环中才可得以持续发展。

考古学的持续发展,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地下遗存为什么要保?保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如何保?应列于何等级别的保?这些问题,只有靠不断提高的考古学研究水平,才能得到愈益清楚的说明。

因此,正确地处理好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关系的途径则是:每一时代的考古学只应根据学科发展的紧迫需要和学术能力,揭示极少量的遗存,尽量而正确地诠释其释放的信息,探讨学科急需探索的问题,以此阐释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让社会广大群体感受或继承以往时代的优良文化传统。这样,将考古学研究纳入所处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中来,激发人们保护文物的自觉意识,使社会群体更广泛地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来,文物保护工作才有可靠的保证。如此循环前进,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才能彼此依托,踏入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一逻辑的说明,是否能付诸实践?我想就此做一试验。

要做这一试验,需得到文物行政领导部门的支持、择定适当的地区和组织好具有一定规模又有学术水平的人力。

1995年,我把这一设想向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同志作了正式说明,他立即表示从行政和财力两个方面来支持我做好这次试验。

关于试验场所的选择,首先进入我眼帘的便是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和内蒙古赤峰这两个地区,因为这两个地区除了是尚未开发而将来必定要开发的地区外,同时都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都是独立的文化、文明的策源地;二是都有一定的考古学科研究基础,虽然赤峰地区强于三江平原;三是这两省(区)主管文物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上均能到位,并且,我和他们之间均能说上话。主管黑龙江省文物工作的杨志军当时已组织人力开展了三江平原的汉魏城址的普查,并拟在普查的基础上制订汉魏城址的保护规划。在这一工作中,志军同志经常和我保持着联系,交换意见,我们有着共同的认识,可望无需另外人力的投入,他即能做出个样榜。这样,赤峰地区便成了我选择试验场所的惟一对象了。

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了以刘观民为队长的内蒙古考古工作队,进驻赤峰开展考古工作,于60年代,就分辨和识别出富河沟门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夏家店下层及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类青铜时代的遗存,又丰富了原已确认的红山文化的内涵。进入80年代,这个队又发现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和以素面陶为特征的遗存,加上李恭笃和高美璇确认出来的小河沿文化,使学术界对赤峰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历程的认识,已经相当清楚了。然而,赤峰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却于1993年已陷于基本停顿的状态。无疑,这里述及的这些朋友在赤峰考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是我拟在赤峰地区做这一试验的坚实基础。因为有了这个基础,工作人员才能凭地面或断崖采集的陶片,断定遗址的文化属性,乃至遗址的大致范围,进而再据其他条件,才可能向文物行政部门提出有关遗址保护方面的较为切实的建议。

关于人力的组织方面,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要搞大联合，为此，必须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其二，领队人必须具有一定的学识，是熟习赤峰及其相关地区考古且能在田野一线奋力操作的人才。就当时情况来说，这样人才的选定，就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朱延平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郭治中身上。

其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对学生田野考古能力的培训的下降趋势，愈益明显。对此，考古界舆论纷纷，我作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及考古学系主要创办人更是忧心忡忡。那些年中，我虽处于逆境，却总想为当时考古学系的负责人分担点责任，帮助他们解决学生田野考古实习的问题。在组建这赤峰考古队之前，我已帮助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在配合三峡建设考古工作中占了一席之地，但那里的遗存情况，对解决学生田野考古实习问题不够理想。现在，无论是就人力的需要，还是从挽救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学生田野考古能力下降的考虑，我都得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纳进组建中的赤峰考古队来。我这样做，不仅是出于对吉林大学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出于对全国考古事业的考虑。因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是培养全国考古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其培养人才的状况，不能不对整个考古事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1981 年，当我得知山西大学考古专业安排学生实习出现困难的时候，我就主动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彭诚副所长商量，说该考古专业培养的人才，毕业后基本上都将进入山西省文物、考古单位中工作，其人才培养的状况，当将对山西省文物考古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应帮助该专业解决学生实习问题，他说，这在所里有些困难，我说，这好办，就安排在我们共同负责的白燕工地吧！彭诚是个好同志，他欣然同意了我的建议，为此，我俩都得克服不少阻力和困难。关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入队参与领导的人选、为了回避有人认为我亲此疏彼这类人事关系，我便让朱泓自作决定，他决定的人选是王立新。

我在思考和酝酿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与刘观民、徐光冀、刘晋祥、塔拉、乔梁和朱泓交换过意见，他们均表示支持，都出了一些主意，并经常将进展的情况与问题向张柏作了通报。在我认为思考和酝酿较为成熟之后，于 1995 年向国家文物局作了全面汇报。国家文物局接受我的建议并作出决定之后，我便将情况通报给了内蒙古自治区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厅副厅长赵芳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式楠所长及刘庆柱副所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均表示积极支持。

1996 年，国家文物局张柏副局长在赤峰市召开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吉林大学和赤峰市有关领导参加的会议，宣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合组国家文物局赤峰考古队成立，任命我为队长，朱延平、郭治中和王立新为副队长，说明了该队的任务，要求有关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赤峰考古队经过认真筹划后，终于在这一年正式工作起来。

我在这个会上，以及会前、会后的多次队负责人的会议上，申述了以下一些意见：

其一，我们工作的重点，是选择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流域，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方法，对其分布的先秦时期的遗址、墓地进行全面、仔细地调查、勘探，确切地搞清楚它们的地理位置、分布范围、文化属性及所属文化的期别、遗址的功能及性质和遗址或墓地所属时期及现今的地貌与环境。对一些不明性质的现象，须进行试掘。对地面及断崖所能观察到的现象和采集的重要标本，都须做好详细文字、绘图、照相的记录，重要或保存较好或不同类别的遗址或墓地，还需进行测绘。同时，要做好档案的保存工作。在这些工作取得的信息的基础上，参照其他条件，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何保护的建议，同时准备好制订保护规划所需的资料，送交国家文物局或其指定的文物行政部门。

其二，要处理好地下遗存的保护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应围绕地下遗存的保护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地下遗存的保护，至少涉及两个学科，一是考古学，二是技术学科。前者应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要保护，和保护的要求是什么；后者应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妥善地保护下来。要对地下遗存进行保护，本来就是考古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提出的要求，随着这学科对古代遗存的认识水平的愈益深入，以及由此激发的人们的文化与文明意识的提高，对地下遗存的保护不仅会愈益强烈，并且将愈益要求增加地下遗存保护的数量和类别，扩大保护的规模。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应在学科现有认识的基础上，做好上述“其一”所说的工作，并对上述工作中搜集的资料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具体探明古代居民选择居址、墓地及其他类别建筑址的条件或原因，不同文化，甚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建筑址的类别、数量及其分布状况，其间存在哪些差异，和探讨差异的原因，诸如同一谱系诸文化的转化，不同谱系诸文化的交替在建筑址类别、数量及分布等方面，是否存在时、空变异？此外，还需通过考古调查、试掘或发掘，填补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夏家店下层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之间，和夏家店上层和燕文化之间的空白，如果这里的某些空白是客观存在，其原因是什么？进而探讨赤峰地区燕文化以前诸考古学文化的产业结构与食物结构，搞清楚这里是否存在着采集-渔猎型新石器时代文化？如果兴隆洼文化或富河沟门文化确实是此类型文化的话，那么，它们通过什么具体途径，走向农业型新石器时代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哪种经济类型？是否是史籍中的东胡？如不是，何为东胡？史载这里存在的牧业文明，是我们要求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们，甚至这一、二代人所能探明的问题，但为在赤峰地区建设文物保护的学术认知的新平台，我们必须朝此努力，哪怕是对其中的二、三个问题进行探索，作出一些说明，那也是很有成绩的，也能为文物保护新平台的建设，作出点贡献。

其三，要较好地完成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的教学计划。实习，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或实战中学习也。但是，即使一位较为成熟的考古学科研究或教学人员，在田野考古中求索、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增进了知识和才干，这也是学习。

这是两类人员的实际工作和学习，不能混同起来。正确地把握学生在田野考古实习中的实际工作与学习关系的途径，是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参与考古调查、试掘，尤其是发掘，以及室内整理及编写考古报告的全过程，并通过这一过程，完成目的在于使学生增进辨识遗存、区分遗存层位和类型，以及遗存时、空关系实践能力的完整教学计划。

其四，朱延平是赤峰考古队常务副队长，郭治中和王立新协助其职，朱延平负责制订计划和组织完成计划的工作。我的职责则是提出建议、参与计划的讨论和检查计划的完成情况，乔梁（后来又加上了杨晶）协助我完成这些职责，并参与队里的某些工作。我们要把这个队办成开放的实体，任何单位或个人，拟参与我们的计划或工作，均应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赤峰考古队的工作，始于1996年。从1996年到1999年，该队对大山前第一、二、四地点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从1996年至1999年对半支箭河中游进行了卷地毯式的调查。1997年，我和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教授就赤峰地区考古和美国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合作事宜，签订了协议。我们就赤峰考古队原订计划和这个协议的内涵，采取了“和而不同”、“求同求异”的方式，即协议附合原计划者，便纳入原计划内进行工作，不符者，另行安排合作。两者各自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应指出的是，中美协议进一步推进了赤峰考古队的工作。中美合作的协议，是于1999年付之于实践的，双方合作较为坦诚，工作较为积极，2000年，我们又续签了新的协议。这一新的协议还在执行中。我们进行的合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预计将来还会取得新的成绩，重要的是，执行这一协议产生的成果，将进一步启动美国乃至英语世界对中国长城地带考古的了解。我们应当深知，要把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开展中外合作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是一必要的，甚至是相当重要的途径。

经过长达6年的工作，赤峰考古队取得的成绩是：

其一，调查人员的足迹，在半支箭河中游踏遍了221平方公里，共调查了220处先秦时期遗址，其中99%是以前不为人知的，即是新发现的。考古队在进行调查时，向当地政府和居民作了宣传，建议并协助将遗址的保护任务落实到村、镇、乃至义务文保员。除此之外，还向有关政府提出了对其中重要遗址实施分级保护的建议，包括国保单位18个、自治区级保护单位24个、市级保护单位20个和旗（县、区）保护单位41个。我们的建议，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值得特别庆幸的是，其中大山前一架子山遗址群已据我们的建议，于200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保单位。

同时，赤峰考古队对半支箭河中游的调查与勘探，就赤峰南部及辽西朝阳地区而言，无疑具有抽样的意义。以往，有关部门对这些地区都进行过普查，尤其是敖汉旗文物普查取得的成绩倍受称赞。但这些普查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人力、技术手段先进程度、仔细情况，以及获得资料与信息数量及质量，都难以和这次半支箭河中游的调查与勘探相比，因之，这次半支箭河调查与勘探得到的认识，可作为预测赤峰地区

南部及朝阳地区先秦时期遗址的数量、类别、规模和密集程度等情况的参考序数。

其二，在深入学术研究方面，取得如下一些重要成果：

获得的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不同时期遗址的数量、类别、规模和分布，为探讨这地区的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遗址的时、空关系，以及其数量、类别、规模及分布诸方面的表象与差异所反映的问题，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数据，并得到了一些新的认识。

以往对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性质的认识，初步区分出一般居住遗址、设防居住遗址，通过这次工作，除进一步确认这两类遗址外，还分辨出防御工事和祭祀或防御工事兼祭祀这类遗址。

这次对大山前第一、二、四诸地点的夏家店遗存的分期研究，是以往未进行过的工作，其取得的认识，为深入探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谱系源流等重要课题，提供了重要基础。

我们对大山前第一、四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按单位进行了鉴定和统计，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各期别、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渔猎、家畜饲养和牧业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而系统的资料。第四地点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动物种类，和种类之间以及种类数量与文化遗存数量之间的比率，同夏家店下层文化无大的差别，这对以往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经济结构以牧业为主的认识，或许提出了需要作某些修正的依据。对夏家店上层文化言之，大山前第一、四地点所见的这一情况，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是只具时间或空间的意义，还需作进一步考察。这样，我们才能搞清楚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结构，或其时、空是否存在着变异。

最后，战国时期素面双耳陶罐为代表的遗存，虽于 1995 年即已发现。此次对这类文化的墓地的发掘，不仅明确了它的年代，同时，关于它和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否存在着直接关系，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赤峰考古队还对不同年代、类别的自然、人工遗存作了测定，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信息。这项工作，有的已经完成，有的尚在进行之中。其成果将在不同的报告中刊出。至于低空拍摄和全站仪测量，则使遗址实况得到更为详尽的观察，和更加充分的表现。

总之，赤峰考古队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推动赤峰及其相关地区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地下遗存的保护，扩展了视野，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三，为吉林大学考古系 1994 级、1995 级、1996 级的 59 名本科生和进修生、16 名研究生和 9 名留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教师对学生的实习训练是认真的，同时，对他们的物质及文化生活作了较为妥善的安排，基本完成了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规定的学生田野考古实习计划，初步扭转了该系学生田野考古实习下滑的趋势。

我们不能对已取得的成绩估价过高。

同时，毋庸讳言，可能实现的某些目标，我们也未能达到。

其一，将发掘的人力集中地配置于大山前一、二、四这些基本上包含夏家店上层文化，尤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地点上，未能将少部分工作队员，尤其是那些能进行试掘的研究生去对一些需要作勘探、试掘的遗址，进行必要的勘探或试掘。这样，一是对夏家店下层之前的诸文化该探索的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探索；二是对推测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祭祀址和防御址，未进行必要的勘探、试掘。

其二，将发掘和整理及研究割裂开来，未能在发掘过程中认真摸陶片，实现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的方法，到发掘结束后才认真地作以摸陶器（片）为导向的遗存分期研究，致使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期认识的产生过晚，这样，就未能更充分地提升田野的自觉性，减少了田野考古研究的追求。

其三，限于赤峰当地气候和教学学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加之，安排的发掘工期相对过长，致使参加实习学生的整理及编写报告的训练时间较短，获得这方面的训练较少。总之，吉林大学学生在田野考古获得的训练，还达不到该校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晋中及张家口实现的训练水平。

我提出这三个方面不足之处，或许是出于过高的要求，而有些苛刻。

赤峰考古队从 1996 年开展工作以来，均适时地将工作进程、遇到的问题及今后的工作安排，向国家文物局作了汇报，也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以及赤峰市政府及其文化局和旗、区政府及其文物部门作了通报，得到这些单位，尤其是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协调、支持和协助。张柏副局长对此项工作，给予了特别关照，除听取汇报外，还几乎每年来到赤峰，深入工地，进行检查、督促和协调，慰问处于一线的师生员工。

和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开展对半支箭河、锡伯河、阴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如前所说，也是赤峰考古队工作的一项内容。这些工作虽还在进行中，但以往工作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的刊行可以说也是这项工作的一个环节。

参加中美合作的中方人员有塔拉、朱延平、郭治中、滕铭予、王仁旺、杨建华、王立新、王培新、刘晓军、张文平、冯吉祥、杨新宇、张亚强、任学军、郑晓光和吉林大学的 21 名研究生。美方人员有林嘉琳、周南（Robert D. Drennan）、吉迪（Gideon Shelach）、Silvia Krapiwko、尹贵格（Gregory Indrisano）、关玉琳（Gwen Bennet）、柯睿思（Christian Peterson）、Kim、乔晓勤、邱兹惠、吴霄龙、江瑜、来磊以及三名学生。

赤峰考古队在朱延平带领下，各守其职，精诚团结，认真踏实，勤奋刻苦地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除 2000 年年底完成了《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著作，还拟著述《大山前第一、二地点考古发掘》、《大山前第四地点考古发掘》和《大山前、水泉、乌兰堡战国墓地》。赤峰考古队还将沿着以往确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除为地下遗存的保护提供可靠而详细的依据外，还要进一步探索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诸文化的产业结构及居民的食物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和环境的关系，近年的重点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起源、分期和流向这类问题。

借此机会，我要向对赤峰考古队作出支持和参与赤峰考古队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致以深切的谢意。这些单位是：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赤峰市文化局、赤峰市博物馆、喀喇沁旗文化局、喀喇沁旗文物管理所、松山区文化局、松山区文物管理所、永丰乡政府和大山前村民委员会。这些个人是：张柏、杨志军、宋新潮、关强、任式楠、刘庆柱、刘观民、刘晋祥、乔梁、杨晶、赵芳志、苏俊、刘来学、塔拉、丁文则、田丽、朱泓、杨建华、李言、彭善国、苏赫、卞永新、刘冰、苗润华、张义成、郑晓光、任学军。

如这篇序的开头所说：20世纪90年代，我思考的问题是：考古工作者除应推进考古研究纵、深发展外，是否应肩负起文物保护的责任呢？如是，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存在何种内在联系，又如何在实践中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赤峰考古队以往的工作，只能说是开始了这一探索，做了点试验，尚没有取得圆满的答案。因此，还得求索下去。至于如何看待赤峰考古队已取得的科学研究，我还是那句话，让我们“本着认识真实的历史的追求，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

写成于2002年3月4日小石桥

序 二

张 柏

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进展，古代遗址保护的问题也日益提至议事日程。各项建设虽能促进考古的新发现，但也使地下文物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破坏的局面：尤其是那些急速发达的地区，为在推土机下拯救即将破坏的文物，当地文物考古人员往往扮演着消防队和抢险组的角色，而经常处于一种被动配合的境地。无论就文物事业的宗旨还是考古研究的取向而言，都要求我们在地下遗址的保护上增强主动性。而要改变文物保护工作上的这种被动局面，一是应依法行政，二是要按照经济建设中存在的地区差别，来布置好各地的文物工作，特别是在建设较快的地区需配置更多的力量，于实现该地区既有文物保护的同时，抽出一定人力投入到行将开发的地段，以保护文物为目的开展考古工作，摸清地下文物的底数，依法确定一批不同级别的遗址保护单位，作为未来制定建设规划必须遵循的依据。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走在经济建设前面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思路。

那些年中，我曾就文物保护问题经常和张忠培先生交换看法，我们的认识往往不谋而合。他不仅也有上述思路，并认为，任何时代的考古学都存在着局限性，为考古研究而进行的田野发掘，应主动地接受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学科发展的水平，能否认知发掘对象；二是出土的文物能否得到妥善的保存。凡是考古学科水平不能认知的，或出土文物不能妥善保存的，都不应将其列入发掘计划。惟其如此，才能正确处理好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的关系，考古学也才能真正得到持续性发展，文物保护是考古研究自在之义。我认为，张先生的这些认识是颇有道理的。

1995年，在经过成熟的思考后，张先生终于提出设想，准备近期内在北方地区组织一次以保护地下遗存为中心，保护、研究、教学三者紧密结合的考古工作，在提高考古研究水平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调查和试掘，以确定遗址的分布、规模和保护级别，作为行政部门保护文物的坚实的科学依据。他说想做这么一次试验，希望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我意识到这将对张先生新思路的一项实践，也将是对我们上述思考的一个回答和落实。于是，我们从行政和财力方面积极提供必要的支持，于1996年协调组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有关人员参加，并由张先生负责的赤峰考古队，旨在通过大量细致的考古工作，为有效地实施对赤峰地区西南部先秦时期遗址的保护提供第一手田野资料。

经过 5 年的工作，考古队的成员付出了诸多艰辛，在跨入新世纪之际，终于向学界提交了《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这项可喜的成果，在 20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有如此之多的遗址，这是前所未闻的，它向人们首次展示出赤峰地区西南部文物资源的一份底帐，不仅为遗址保护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对日后的考古研究也将起到重要作用。按照考古队的计划，除这部调查报告外，还将陆续提交有关的发掘报告。

在赤峰考古队工作期间，我尽可能每年抽出时间去那里查看，体验他们的劳苦，分享他们的欢乐，每年年终听取考古队的汇报。三个参加单位对这支队伍的工作也给予了方方面面的支持。2000 年底，在总结考古队这 5 年来的田野工作时，我提出了这样几点看法，赤峰考古队最主要的成绩即体现了在地下文物保护上打了主动战，证实了最初提出的围绕文物保护开展考古工作这个思路不仅是可行的，也是考古学走向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考古队以重点发掘带动区域调查，这对摸清一个区域地下文物之家底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希望在提交成果、总结经验和找出不足的基础上，对今后如何深化该地区的文保和科研工作，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回顾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我国考古工作开始形成了初步的体系，学术界普遍认识到，建立田野考古基地，是考古研究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基础。那么，建立什么样的考古基地和怎样建设这种基地呢？我认为，张先生提出的以文物保护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正是对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赤峰考古队尽管也暴露出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循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我们的文物保护事业、考古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将更为踏实、严谨，我们对人类文化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借此机会，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吉林大学考古系，以及在此期间给予赤峰考古队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各个方面表示深深的谢意，愿我国的文物事业在全民的支持下逐步走向辉煌。

目 录

序一	张忠培/1
序二	张柏/ix
第一章 绪 言	1
第一节 赤峰市概况与调查之缘起	1
第二节 调查区域和调查结果	2
第三节 调查经过和方法	6
第二章 各地点记述	9
第一节 大山前第 1~7 地点	9
第二节 架子山第 3~9、26、28 地点	20
第三节 架子山第 21~24 地点	40
第四节 架子山第 1、2、10、11、25、27 地点	44
第五节 架子山第 12~15、20 和小牛群第 1、4、5 地点	52
第六节 架子山第 16~19 地点	66
第七节 西南沟第 1~3、6~11、13~16 地点	72
第八节 洞山第 3~7、16、17 和西南沟第 4、5、12、17~20 以及房身第 12 地点	92
第九节 洞山第 1、2、8~12 地点	115
第一〇节 洞山第 13~15 地点	125
第一一节 房身第 13、15~20 地点	129
第一二节 房身第 1~7 地点	142
第一三节 房身第 8~11、14 和白塔西沟第 8 地点	152
第一四节 白塔西沟第 1~4 地点	156
第一五节 白塔西沟第 5~7、9~14 地点	160
第一六节 庞头沟第 1~5 地点	169
第一七节 窑上第 1~4 和转山子第 1、7、11、12 以及小牛群第 2、3 地点	176